

最美风景

初冬的校园 ●赵陶

连续几日埋头整理课件不曾留意身边事物,一看日历,竟然小雪节气了。

数日前,行走在校园,在操场边凭栏一望,才惊觉校园昔日的满眼绿已化作“满园尽带黄金甲”,红的、橙的、黄的叶子由火炬般的枝头到彩毯一样的路面,尤其是斑斓地铺满一地的落叶,让我心生感慨:叶子们的落幕真是辉煌。远远望去这景致像一幅静态的油画,随着下课铃声响起,瞬间被欢快奔跑的孩子们搅成一溪流动的色彩。

撒满校园的落叶是孩子们的玩具,各种各样的树木为他们搭建了游乐场。宽大的梧桐叶和落下的果实,就是他们的武器,趁着课间十分钟,小男孩们一阵相互“炮火猛攻”,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。杨树叶是值日生们的最爱,拿着大扫帚使劲一荡,便卷起一阵黄色的“龙卷风”,缓缓落地后聚成一堆。他们抓起干净的金黄色的叶子,比谁扬起的叶子更高,谁落下的叶子更远。一堆树叶也能让孩子们玩得欢呼雀跃,他们的笑声久久地回荡在校园里。

不爱吵闹的女孩子们也有自己游玩的场地。银杏树落叶松软地铺满一地,在这片金黄的世界里,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小女孩们像是油画里的小精灵。她们拿着好看的本子,要从这些落叶中选出最好看的叶片夹

进去收藏。有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子用几片银杏叶卷出一朵好看的金黄玫瑰,随手一举,阳光下,瞬间大放异彩。她被一群“小精灵”追着称赞,自豪无比。伴随着上课的铃声,她们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去,手中的本子里早已夹满了火红的枫叶与金黄的银杏叶,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各种好看的叶子。

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,我缓缓而行,仿佛看见了我童年时欢快的模样。晚秋的阳光透过树叶稀疏的缝隙洒到操场上,我惬意地在斑驳的光影中穿梭,每一步都踏出了诗与远方的平仄。心灵的慰藉,是这秋日校园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在“沙沙”的树叶声中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力量,仿佛所有的忧愁都随风而去。

如今已经入冬,但校园里煦暖如春,那些落叶逐渐变少,树木们坦荡着骨骼晒太阳。执教数年了,我回想起那些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欢快时光,犹如这冬日阳光般明媚与清新。我将美好的青春光阴奉献给这方校园,岁月让我扎下深深的根来,我瞬间觉得自己也成了这校园里的一棵树,守着一年的寒来暑往,看着孩子们渐渐成长。
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每当北风来临,簌簌落下的是一棵树的坦诚,青春曾经激情澎湃地给予过,季节深处叶落了便也坦然。我愿做一棵奉献的树,托举每一个孩子的梦,愿他们能乘着每一阵远行的风,奔赴更广阔的天地。



寒冬里,揣个空荡荡的胃,我最想念的就是香喷喷的锅贴了。

它的名字起得恰如其分,妥当安稳,猛然听起来有些北方人身上特有的憨厚实在。锅贴,是我国北方的一种煎烙馅类的小吃,制作精巧,味道可口,很受吃货们的青睐。好的吃食大家都喜欢,都渴望品尝,无论走到哪个城市,似乎都能寻觅到锅贴的身影。

我要说的是陕西锅贴,呈月牙形,长得中规中矩,比较老成,有点像煎饺的孪生姐妹。这样一来,是不是有很多人就分不清锅贴和煎饺谁是谁了?其实,这两者的制作方法是本质区别的。煎饺需要先煮后煎,在“煮”字上做足文章;而锅贴无需煮,包好后直接下锅煎烙,这是煎饺与锅贴最大的区别。再者,煎饺两面酥黄,口感香脆;锅贴则好几个并排连在一起,底部呈金黄色,周边及上部稍软,一副热气腾腾的温暖模样。

至于锅贴的起源,民间相传,北宋建隆三年春,因皇太后丧事刚完,宋太祖心情郁闷,不思茶饭。午后独自在院中散步,忽然一股香气飘来,顿感心旷神怡,便寻着香气走进御膳房,但见御厨正将没煮完的剩饺子放在锅内煎着吃。太祖已有多日没好生吃饭,即刻被香味勾起食欲,就让御厨铲几个尝尝。这一尝,焦脆软香,煞是好吃,一连吃了好几个。吃罢又问这叫什么名字,御厨一时答不上来,太祖看了看铁锅,随口说:“那就叫锅贴吧。”后来,这道锅贴从官中传到了民间,经过历代厨师的研究改进,最终成为今天广受欢迎的大众小吃。

锅贴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,锅要用平底锅,馅料可荤可素,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自由调配。制作时,先在锅底抹一层油,将锅贴有序摆放整齐。开煎时均匀地洒上一些水,盖上锅盖煎烙两三分钟,再洒一次水。这样的动作再重复一次后,再淋一点油,过一会儿,厨房里一股浓浓的清香就扑鼻而来。刚出锅的锅贴,好几个粘在一起,看着一团和气,外皮又脆又绵,内馅又烂又酥,趁热吃起来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想起那年冬天,陪着母亲去西安看完病,转到西大街竹笆市口,进了一个锅贴馆。店内装修古朴典雅,墙上的壁画更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韵致,看着店里挤满的客人,我才知道,这是西安一家很有名气的老牌锅贴馆,味道肯定错了。

点过餐,服务员很快就将一盆牛肉韭黄馅的锅贴端来了。油晃晃金灿灿的锅贴,让人垂涎三尺,我一口咬下去满嘴香,酥脆又松软,蘸着调料汁吃更是鲜美。我和母亲品尝着美味的锅贴,喝着清香的八宝粥,温暖又惬意,满满的幸福感荡漾在心间。后来,母亲痊愈离开西安时,还是念念不忘那里的锅贴。

锅贴普通而凡俗,大雪飘飞的冬日里,和亲人围坐一起,抛却生活的烦恼和纠结,吃一顿清香可口的锅贴,倾听父母亲讲着过往的事情,自会有一种莫名的温暖涌上心头。

烟火人间

冬日里的热锅贴

文雪梅

注事如风

认真的雪 ●大山

每到冬天,思绪便会随着北风穿过岁月,自然而然想起童年滚铁环、扇烟牌以及满大街跑来跑去疯玩的场景;想起红瓦房顶烟囱林立、煤烟飘飘、雪人一个紧挨着一个的青岛里院。但印象中最深的,却是这个季节的雪。

读小学时,我不太喜欢雪,因为雪天路滑,我就不能滚铁环了。那个年代,我有一只直径足有五十厘米,小手指粗细的铁环,是里院小伙伴中铁环最大的一个,他们都叫我“铁环王”。那时马路上汽车极少,我们六七个小伙伴,经常在大街小巷跑着喊着滚铁环,而我就是那个跑得最快嗓门最亮的。

有一天风特别大,我们一起迎着寒风,沿着当时坡度最陡最长的延安路,推着铁环向上坡跑。我把小伙伴们远远地甩在后面,耳朵冻红了,小手冻肿了,皮肤冻裂了,头上却冒着腾腾热气,浑身是汗。回想起来,此情此景如同昨日般清晰。

喜欢冬天的雪,是上了高中。当洁白飞舞的雪花无声无息飘落在校园,教室里语文老师站在黑板前,指着窗外的鹅毛大雪,看着我们,声情并茂地即兴朗诵起毛泽东的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……”抑扬顿挫,激情澎湃,随着壮美的诗句,我

的眼前仿佛铺展开壮丽的冰川,无垠的雪原,心胸瞬间开阔起来。

然后,老师大声说:“同学们,下雪了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激情的话语,激活了一个少年懵懂的心。我知道了,唯有冬天的雪,蕴含春的生机,也开始懂得“严冬不肃杀,何以见阳春”的生活道理。从此,对冬雪有了一份永远的敬畏与期待。

随着2020年第一场雨雪过后,气温也迅速降至冰点。午后,窗外北风呼啸,家中却温暖如春。我懒懒靠在躺椅上,随意翻看着一本散文集,音响正在播放着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。幽婉的旋律,凄清的嗓音,让我不时陷入一场场雪的回忆,以至于散文集从手中滑落都未察觉。直到女儿拾起来递给我,逗我说:“文艺大叔,你总是听这首歌,是不是再次陷入往事如风的回忆了?”面对女儿,我只是笑笑。她是不会理解的,这首歌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永远的经典,也是我们这代人永恒的冬天印记。

“没有你的日子里,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,你要保重你自己……”歌声又一次飘入耳中,再次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时光可以流逝,青春可以不再,但真情将会永远留存。因为,那些年的每一场雪,都是我生命中下的最认真的雪。

时间碎片

永远的憾事 ●许国华

前些日子,我回乡下老家,向奶奶和母亲打听爷爷留下的老物件还在不在。奶奶翻箱倒柜找了好久,告诉我只有爷爷那幅画像了。

尽管爷爷是1979年去世的,他却没照过一张相片,只是请了一位画师给自己画了幅像。画像中的爷爷清瘦矍铄,面带微笑,平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。这幅肖像,被我夹在凝秀堂家谱中,一直珍藏着。前几年,奶奶说爷爷的一方牛角印章和几把薰字的蒲扇还在,可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。

记忆中爷爷的牛角印章配了滑盖式的牛角印章盒,轻轻滑动盒盖,那方小巧精美的印章清晰可见。它的选料是上好的黄牛角,色泽温润,通体是那种介于米黄、柠檬黄之间的颜色,非常惹人喜爱。那只印章盒乌黑发亮,开合自如,很是精巧。

印章的尺寸,比人们常用的略微小些。这是聪明的爷爷为了防范他人冒名顶替而特意为之。原来,那个时候的印章,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,无论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,还是寻常百姓,都少不了使用印章。文人雅士吟诗作画,离不开印章。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样离不开印章,比如领取工资或者汇款、到银行取钱等等,都要凭个人的私章办理。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,去邮局取包裹或者挂号信,仍要加盖私章。

因此,那方小印章伴随了爷爷一生,经历过不同历

史时期的风风雨雨。爷爷早年在无锡、上海等地做过工,领取薪水需要私章。后来爷爷回到家乡为合作社织布,领取加工费、与生产队结算工分也需要私章。所以,爷爷特意请工匠篆刻了一枚不同于常规的小印章,给自己的应得利益加了一道“防盗门”。

爷爷出生于1906年,与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同庚。爷爷喜欢给我们兄弟三人讲那个时代的趣闻轶事,我们也听得饶有兴致。爷爷的少年时代,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,也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代。爷爷上过几年私塾,读过学堂,也算是村上少有的读书人,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漂泊,尝尽人世间的艰辛。

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时,爷爷无处立身便逃回老家,此后一直没离开自己的故乡。从清王朝终结,到军阀混战,再到全民抗战,爷爷的种种经历,便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。

爷爷是我的启蒙老师,我对世界的最初认知,都是从爷爷那里学到的。小时候,他常让我们兄弟背诵“云对雨,风对雪,晚照对晴空”。爷爷有时也会捧出家谱,指着谱上的名字,告诉我们祖上几代都出过读书人,有的是清朝的太学生,有的得过功名。爷爷叮嘱我们,只有好好读书,诚实做人,长大了才会被别人尊重。我们几个也一直铭记着爷爷的教诲,在人生道路上没让爷爷失望。

可以说,尽管我们家族不是严格意义的“书香门第”,但“诗礼传业,耕读传家”的家风还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了。